

鸟儿翩跹鸣声脆

鸟作为自然界的精灵,在大地上飞翔了不知多长时间。它们身形美丽,舞姿翩跹,鸟鸣悦耳,吞食害虫,维持生物多样性平衡,给人类以美的欣赏和科学的启发,自是地球不可多得的优品。

小时候,我在城乡接合部的乡镇生活,各种鸟比如山雀、画眉、燕子、喜鹊、鸽子、白鹭,在房前屋后的枝头飞转鸣叫,给人以人间美好的感受;如果去大山里,会看见体型更大一些鸟类,比如山鹰、啄木鸟、隼鸢等,把一座山充盈得热热闹闹,加上美景,让大山充满了美与神秘。如今,很多人来到城市工作生活,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美,可鸟儿却不敢大规模来到城市,只是远远地在远郊山里生存。城里鸟儿少了,种类也不丰富,缺乏鸟的陪伴,人间少了自然的趣味和气息。现在想要在城市看鸟,要去城市动物园、新修的湿地公园或者附近的山区,缺少鸟类的现象会慢慢改变,但还是需要时间。

鸟儿最好的朋友之一是作家,鸟给文学家创作极大的启发。不夸张地说,中国最著名的作家都成功地写过鸟类题材的作品,以诗歌为例,“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春晓》;“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饮酒》;“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题李凝幽居》;“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李白《独坐敬亭山》;“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杜甫《登高》;“荡胸生层云,决眦(zì)入归鸟。”——杜甫《望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归园田居》;“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无题》。作品是人类对世界的性灵反映,没有写出好的鸟类题材的作家就不是一流作家。写鸟儿的好作品层出不穷,就预示着人与鸟儿的和谐共生。

我国对鸟的保护是一贯和持久的,还在深化。传统意义上,古人提倡不打春鸟。现代社会,我们在不打鸟的基础上,开始对鸟全方位进行保护:立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等法规条例对鸟类进行全方位保护;科学行动上,建立鸟栖息保护区;对候鸟,进行环志科学观察;建立国际通道,对鸟的迁徙线路协调国际合作保护。通过对濒危鸟类的重点保护,有效保护了《我国鸟类保护名录》中第一类鸟类,包含朱鹮、黑鹳、黑颈鹤等珍稀物种,这些鸟儿多分布于陕西、云南、青海等特定区域,如朱鹮仅存于陕西洋县。第二类包括鸳鸯、白冠长尾雉、灰鹤等,栖息地覆盖东北、西南及沿海地区,如丹顶鹤在黑龙江繁殖并于长江下游越冬。部分猛禽如游隼及所有隼形目、鸱形目物种均被列入保护范围。不夸张地说,现在连普通的麻雀都进行了保护。谁打鸟,我们打谁。

三十多年前,我采访过著名鸟类科学家,和生态环保人士在首都爱鸟周上一起组织宣传活动,引起首都群众的强烈关注,大众积极参与爱鸟保护行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还采访了我。爱鸟成为时尚,北京地区和全国的爱鸟行为得到了很大程度深化。

尽管我国在保护鸟类方面,取得了国际一致赞许的成绩,但是社会上还是存在少量的一些破坏鸟类行为,值得大家重视。在北京著名的奥森公园,有人拿走野生孵化鸟的鸟蛋,民警追到家中,有几枚鸟蛋竟然被煮吃了。在外地,依然还有一些人张网捕鸟,破坏鸟的栖息地,让鸟儿无处可待。近几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越来越大,森林变多,保护地增多,鸟儿也越来越多,破坏鸟类的现象也随之增多,这值得全社会认真关注。

从全国范围看,我国生态环境要真正变好,现在的水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大家持续不懈地努力才行。全国森林覆盖率要从现在的25%达到40%以上,更多的鸟类种群出现稳定发展状态,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建设。并非鸟资源比以前多了,就可以随便破坏。现在就开始对鸟类下手,不是行百里路半九十吗?何况,鸟类任何时候都是人类的朋友,不得伤害呢。保护鸟类,永远不需要任何理由。鸟是进化成功的物种,对生态环境要求比较高,是优质环境的反映,需要我们更好地和它们相处。

“它轻盈地飞着,犹如我。”“在仙鹤的世界里,我找到了我们共同的鸣声。夕阳下或者黎明,我有一种圆满的感觉。”这是我对鸟儿的寄语、祝福和期望。



胡伟, 原籍安徽, 现为《生态文化》《中国林业》杂志主编, 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 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植物小传

豇豆蹦跳

李丹崖

旧时在乡下田间,每到夏日,就能看到满棵的豇豆,豇豆这种豆类有意思,一般是两根豆荚挤在一起生长,不落单,两个豆荚之间,紧紧相邻,匀称且短,却籽粒饱满,豆子尚嫩的时候,剥开来看,籽粒呈炫炫的花色,那感觉,像是京剧脸谱。

七八月份,豇豆的豆荚鼓胀胀的,不几天,豆荚干了,整个豆荚都贴在豆子上,像是护犊子的牛紧紧把小牛犊揽在自己身后。再过一周左右时间,烈日下,就可以听见豇豆的豆荚炸裂的声音,啪——啪——啪啪啪——一个豆荚接着一个豆荚,这是豇豆收获的最好时节,再不收,豇豆就全部调皮地跳到田里,喂鸟、蝼蛄和蚂蚁了。小时候,跟着父母到田间去拔草,累了,就摘一根黄瓜,用溪水洗净



绿野 汤青 摄

◆信笔扬尘

想和古人为邻

刘绍义

范成大“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说的那个地方也不错,乡野明媚,男耕女织,浮云袅袅,清风阵阵。孩童们怡然自乐地学着大人的模样在葱郁的桑树底下种瓜玩耍的模样,总让人想起自己难忘的童年,这种清新、安然的生活甘之若饴,也越品越觉得有滋味。

还是打个电话给唐代的刘长卿吧,问问他“柴门闻犬吠”是哪儿何村,风雪交加,寂静的空山忽然传来一声狗叫,让顶风踏雪的夜归人顿生一丝温暖。若是有客叩门,主人定会披衣而起,取雪煮茶,围炉夜饮,畅叙幽怀,说不尽昔日别离苦,道不尽未来日子甜。

刘长卿电话未接,现在诗人也忙呀,光靠几个稿费已经难以养活一家老小,办个作文补习班,理理财炒炒房,弄俩外快贴补家用。于是我又加了孟浩然的微信和陶渊明的QQ,这一下不得了,很多熟悉的人都在里面,王维、皎然、常建、司空曙、李华、柳宗元、张志和都在微信群里,QQ群里也不少,打开时,北宋的林逋和南宋的陆游以及东晋的谢灵运正在冒泡哩!

谢灵运《清坐书斋赏韶华》,无论是松风

起来,松软得很,香气飘散得满屋子都是。这便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豇豆馒头。普通的馒头谁稀罕呢?豇豆馒头就不同了,好比是衣装上贴了勋章,价值感立马就提升了。

当然,豇豆做成豆沙包,亦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只是做成豆沙的过程较为复杂,需要煮熟了,用石臼来捣,捣成豆泥方可,现在,除了早餐店,寻常人家少有那份耐心了。豇豆原本不是中国的地产作物,据说它来自印度,印度那叫一个热呀!当然适合豇豆生长,豇豆在更热的环境下,跳出豆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爆开的豆荚声应该也更大一些。我有时候想,豇豆或许是没有完全进化完的动物,动物长大了,就要飞出巢穴,那豆荚,可不就是豇豆的巢穴吗?



绿野 汤青 摄

煮茗,还是踏雪寻梅,都充满了人世的乡间野趣。皎然“扣门无犬吠”,拍了半天陆羽家的门,不但没有人应声,连声狗叫都没有,忙去找陆羽的邻居相问,人家告诉他,陆羽上山里去了,每天回来都很晚,不到天黑你是见不到他的。皎然没有说这次找陆羽有什么事,但凭他俩都嗜茶的君子之交,肯定又是闲聊闲聊,喝茶茶,叙叙旧。“扣门无犬吠”应该有两种可能吧,一个是陆羽入山时,把狗也带上了,一人一狗,一筐一杖,也好相互做个伴,不然进山的陆羽也孤单,留家的狗也孤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交情甚笃的两人走动太勤了,狗都与皎然熟悉了,还狂吠什么。

就是农家忙碌的时候,那份奇特的田园风光,依然是迷人。无论是“姑嫂相唤浴蚕去”,还是“才了蚕桑又插田”,都充满着人间烟火味,让人心生羡慕,心归田园。忙也好,闲也罢,乡村都像一部稀世奇书,让我爱不释手。无论住江南,还是住塞北,只要有犬吠,有鸡鸣,有村姑,有翁媪,都是我一心向往的地方,都是我想投入的怀抱。

取款通知单

朱幸福

我第一次发表文章是1985年,并收到5元稿费。捏着那张绿色的取款通知单,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多遍。本想取过稿费后把取款单珍藏起来,邮局窗口人员却说要回收取款单入账用。我有些舍不得,问有没有办法将取款单留下来?说那你不兑付稿费,两个月后,我们会将稿费原路退回。毕竟是第一笔稿费,好几个文友吵着让我请客,所以,我犹豫了一个多月,还是拿着要被揉烂的取款单取回了稿费,买了糖给文友分享,买了信封和邮票备用。后来,又陆续收到一些报刊的稿费,也不再纠结取款单能不能保存的事,只是用笔记本记录下发表及稿费的情况。

那时农村交通不便,邮局网点也不多,我收到报刊信件往往都比较迟。所以,我一直想能调到城镇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去邮局方便些。直到进入新世纪,我才因工作变动进了县城,弥补了这一缺憾。

此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网络很快普及开来,许多报刊都设有自己的电子信箱,我也换成了电脑写作,申请了好几个电子信箱。再投稿时,只要动动鼠标,稿件就秒进了编辑的信箱,不但准确、方便、快捷,而且节省了信封、稿纸和邮票的花费。特别是电脑输入,文本规范,字迹清晰,省去了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誊写。我去邮局的次数也明显减少,任务也逐渐单一:买报刊、取稿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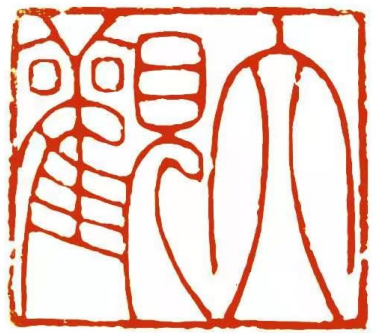
如果说QQ、微信的相继出现让传递变得更加方便快捷,那么网银的出现也让稿费的汇兑变得更加准确和简单。许多报刊渐渐放弃了邮政汇款业务,主要是这类业务要到邮政窗口办理,对于每天要发几十篇、上百篇文章的报社来说,财务人员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们县报每次去邮局汇稿费,会计都会很发愁。于是许多报刊都要求作者提供银行卡账号,用网银发放工资、稿酬,我们也因此有了许多张银行卡。

一次收到一张10元的稿费单,准备再积累几张一道去取,结果眼看快到期了也没有再收到下一笔,只好去了邮局。窗口业务员看看我的取款单笑了:“10元钱也来排大半天的队啊!”我脸一红反问道:“按你的意思,这10元我不要了?”营业员连忙摇头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出门的时候,一旁的大堂经理叫住了我,她让我办个邮储银行的账户,下次再来取款,她可以帮我在大厅综合业务一体机上操作,不用排队。于是,我在邮储银行开了个人账户。再去取稿费时,将取款单与卡递给大堂经理,她一番操作,再让我输入密码,钱就转移到我的账户上。

我非常惊讶,当年为了保存第一张取款单,我犹豫了一个多月都没想出办法。直到复印技术出现,我才能复印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取款单留存,稍微弥补些遗憾。后来,邮局又推行入账汇款业务,我根本看不到汇款单,只有存折上的一串数字流水,不知道是谁家给的什么文章的稿费,简直是一笔糊涂账。果然,这项业务不久就停办了。随着银行汇兑业务的兴起,邮政汇款单已成了凤毛麟角的稀有物品。最近,邮储的朋友告诉我,下载他们银行系统的专用App,登录进去,输入取款单号和标识码,在手机上就完成稿费兑付。还有按址汇款、密码汇款等多种业务都可以自己操作。这大概就是科技的力量吧!

虽然现在见到这种绿色取款通知单的机会不是太多,但依然有人在使用着,我的抽屉里也积累了厚厚一叠。我有点怀念并渐渐喜欢上绿色的取款通知单了……



以血肉铸丰碑

袁牧

台儿庄的巷战中 川军士兵绑着手榴弹扑向坦克 “死”字旗上的血书滚烫 “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腾冲焦土上 戴安澜的家书成为绝响 “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每个字都烙进民族的脊梁	密支那的雨林吞噬了多少青春 草鞋踏碎不可战胜的神话 赵一曼临刑前写给幼子的信 字字生根 照亮后来者的方向	狼牙山的悬崖边 五壮士纵身一跃的身影
--	---	--	-----------------------

定格成永恒的丰碑 让侵略者听见中华不屈的回响	如今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 生锈的钢盔沉默不语 但每个参观者都听见 它在讲述: 这盛世,如你所愿	我们擦拭历史的铜镜 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而是让警钟长鸣 让和平的种子在每个春天绽放	当五星红旗轻抚纪念碑 白鸽衔来新绿 我们接过先辈的火种 在复兴路上,继续播种星光
---------------------------	--	---	---